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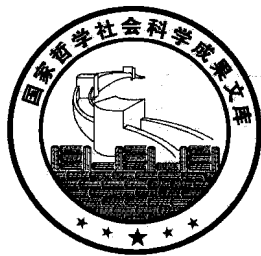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文人结社与明代 文学的演进（上）

何宗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文人结社与明代 文学的演进（上）

明代文人结社现象与文学流派、
文学思潮研究

何宗美 著

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绪 论——明代文人结社现象研究的几个问题	(1)
一、思路与目的	(2)
二、现象与问题	(5)
三、文献与材料	(11)
四、方法与体例	(17)
五、价值与启示	(21)
第一章 元末明初：历史的转型与文学的转型	(25)
第一节 元至正时期的文人结社	(26)
第二节 明洪武、建文时期的文人结社	(35)
第三节 文人结社与元末明初文学的地域格局	(43)
第四节 文人结社与元末明初的文学演变	(52)
一、元末的文学“割据”现象	(52)
二、从地域化到一体化	(61)
三、诗社与流派的被解构	(71)
第二章 永乐至天顺：政治化与伦理化的倾向	(76)
第一节 永乐至宣德时期的文人结社	(76)
第二节 正统至天顺时期的文人结社	(88)
第三节 文人结社与台阁文学	(100)

一、台阁文人群体的形成	(100)
二、雅集结社与台阁文学的兴衰演变	(107)
三、雅集结社与台阁政治、台阁文风之关系	(118)
第四节 文人结社与怡老文学	(123)
一、怡老社兴起的因素	(123)
二、怡老社与“乡邦典型”的意义	(127)
三、山林与台阁一体化	(130)
第三章 成化至正德：在文学独立的道路上	(137)
第一节 成化时期的文人结社	(138)
第二节 弘治时期的文人结社	(153)
第三节 正德时期的文人结社	(165)
第四节 文人结社与茶陵派	(177)
一、甲申同年会与茶陵派兴起的基础	(178)
二、茶陵派形成时间再考证	(185)
三、雅集结社与李东阳及茶陵派文学势力之扩张	(195)
第五节 文人结社与前七子复古派	(204)
一、复古派形成时期的文人集团化	(204)
二、复古派文人的结社唱和	(210)
三、在文学独立的道路上：前七子对茶陵派的突破	(223)
第四章 嘉靖：多元、复调与共振的时代	(233)
第一节 嘉靖前期的文人结社	(234)
第二节 嘉靖后期的文人结社	(251)
第三节 文人结社与唐宋派	(269)
一、“嘉靖八才子”的兴起及其文学唱和	(272)
二、昆山结社风气与归有光在文坛的崛起	(278)
三、茅坤结社活动与文学交游	(281)
第四节 文人结社与后七子复古派	(288)
一、从京师诗社到后七子派的形成	(289)
二、文人结社与后七子文学复古思潮的推进	(294)

第五节 文学运动与心学运动的互动共振	(305)
一、心学讲会与文学结社的规模化	(306)
二、文学运动与心学运动的一体化	(312)
第五章 隆庆、万历：步入巅峰的晚明气象	(318)
第一节 隆庆至万历前期的文人结社	(319)
第二节 万历中期的文人结社	(335)
第三节 万历后期的文人结社	(352)
第四节 从复古派到公安派、竟陵派	(374)
一、复古派结社	(375)
二、公安派结社	(387)
三、竟陵派结社	(392)
第五节 士女雅集与文学风流	(399)
一、关于“风流”与“文学风流”	(399)
二、城市生态与风流文化	(402)
三、士女雅集与戏曲思潮	(409)
四、两性合奏与文学史演变	(416)
第六章 泰昌至崇祯：文学思潮与社会思潮的合流	(423)
第一节 泰昌、天启时期的文人结社	(424)
第二节 崇祯前期的文人结社	(433)
第三节 崇祯后期的文人结社	(449)
第四节 谭元春后期结社及竟陵派的演变	(462)
第五节 文人结社与经世、复古的社会思潮	(478)
一、文人结社与经世思潮	(479)
二、文人结社与复古思潮	(489)
三、文人结社与文学复古“第三次高潮”	(495)
余 论 走出误区，刷新认识	(505)

CONTENTS

Introduction	(1)
1. Aim of the study and research design	(2)
2. Phenomena and problems	(5)
3. Literature Review	(11)
4. Methodology and framework	(17)
5. Significance and inspiration	(21)
 Chapter I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a period of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transition	(25)
1. Scholars' community building during the Zhizheng era of Yuan Dynasty	(26)
2. Scholars' community building during the Hongwu and Jianwen era of Yuan Dynasty	(35)
3. Scholars' community building and a geographical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in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43)
4. Scholars' community building and literary development in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52)
 Chapter II From Yongle to Tianshun era of Ming Dynasty: a tendency for politicalization and ethicization	(76)
1. The development of scholars' community from Yongle to Xuande era	(76)
2. The development of scholars' community from Zhengtong to	

Tianshun era	(88)
3. Scholars' community building and literary works of scholar-officials	(100)
4. Scholars' community building and senior scholars in the literary field	(123)

Chapter III From Chenghua to Zhengde era of Ming Dynasty:

on the road to literary independence	(137)
1. Scholars' community building during the Chenghua era	(138)
2. Scholars' community building during the Hongzhi era	(153)
3. Scholars' community building during the Zhengde era	(165)
4. Scholars' community building and Chaling school of poetry	(177)
5. Scholars' community building and the "Seven Former Scholars" of the literary school of archaism	(204)

Chapter IV Jiajing era of Ming Dynasty: an age of pluralism,

polyphony and resonance	(233)
1. Scholars' community building during early Jiajing era	(234)
2. Scholars' community building during late Jiajing era	(251)
3. Scholars' community building and the literary School of the Tang and Song	(269)
4. Scholars' community building and the "Seven Latter Scholars" of the literary school of archaism	(288)
5. The interaction and resonance between literary movements and the spread of Yangming School of Mind	(305)

Chapter V Longqing and Wanli era of Ming Dynasty: scholars' community building rose to the peak in the fall of the dynasty

community building rose to the peak in the fall of the dynasty	(318)
1. Scholars' community building from Longqing to early Wanli era	(319)
2. Scholars' community building in mid-Wanli era	(335)
3. Scholars' community building during late Wanli era	(352)

-
4. From the literary school of archaism to Gong'an school and Jingling school (374)
 5. Literary Bohemianism and Community building between scholars and female entertainers (399)

Chapter VI From Taichang to Chongzhen era of Ming Dynasty :

- the confluence of literary trends and currents of social thought** (423)
1. Scholars' community building during the Taichang and Tianqi era (424)
2. Scholars' community building in early Chongzhen era (433)
3. Scholars' community building in late Chongzhen era (449)
4. Tan Yuanchun's community building in his late yea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Jingling school (462)
5. Scholars' community building and the trend of archaism and practical learning (478)

Conclusion : Back on the right track , and look with new

- eyes** (505)

绪 论

——明代文人结社现象研究的几个问题

十余年来，笔者一直以主要心力从事于明代至清初文人结社问题的研究，2002 年完成《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以四十余万言的篇幅重点讨论了明代文人结社的总体情况，晚明社会衍变与文人结社之关系，复社及其思想、学术与文学，清初明遗民及遗民结社，清初东北流人及流人结社等问题，有专家认为：“二十世纪以来还从未有学者作过如此全面系统的研究，更无论著有过这样深入而又富于新意的阐释。这对深化我国社会史、思想史、文学史的研究，必将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论文在学术上的开拓之功，是不言而喻的。”^① 来新夏先生评价说：“如对明清间转型期中的文人结社问题的研究与编写，早的如史学家谢国桢先生所著《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把文人结社与明清之间政治转型等联系起来。近年有何宗美先生所著《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一书，比谢先生更明确地体现出人们的目光已在注重研讨历史转型期所发生的大小问题。何先生在该书的《绪论》中曾申说其研究思路，……这种研究和编写对转型期历史的深入研究与编写有着启发和借鉴的意义。研究和编写转型期历史，的确为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通衢大道，它让史学研究有可能摆脱已传承千百年的陈规，也来转转型，让史学家们更善于观察隐匿在历史长河下的奇观珍景，编写更

^① 摘自《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博士论文评议书之一，评议专家共有北京大学张少康先生，首都师大张燕瑾先生，河北大学詹福瑞先生、刘崇德先生，复旦大学黄霖先生、陈允吉先生，华东师大齐森华先生，中山大学黄天骥先生，因匿名评议，故所引之语难以确指。

多的转型史，以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内涵。”^① 尽管如此，事实上笔者在结社方面所做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怎样把结社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以达到对明代文学和文化更为全面、更为真切的了解，包括对有些重要问题的重新认识，如吾师陈洪先生所期待的那样，要探测“水面之下的冰山”^②。这是笔者多年来一直思考和探索的问题。这些年中，笔者又相继完成《公安派结社考论》、《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续编》二书，重点考察了明代文人结社若干个案和专题，由此夯实和拓展了前有的研究，特别是在结社与文学流派、文学地缘等方面引出了新的研究路径。随着对明代文人结社材料的发现日渐丰富，对相关事实的把握便日益清晰，研究视野更为开阔起来，问题的探究便随之深入了一些。这让我觉得，唯有对明代文人结社做一次全面梳理，且在此基础上结合明代文学总体演进史特别是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发展史加以探讨，才能使长期以来只见“冰山一角”而不见“冰山”本身的明代文人结社现象更大范围也更真实地浮出水面，而文人结社之“冰山”的清晰浮现，在某种程度上则将揭示明代文学神秘面貌的一个重要侧面——现在奉献给读者的包括《明代文人结社编年辑考》和《明代文人结社现象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研究》两项内容的新作《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便是上述研究设想的一个产物。

一、思路与目的

从公元十四世纪后期到公元十七世纪前期的明王朝，放在世界历史大格局来看恰处于欧洲文艺复兴的时期。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称明代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但在中国历史变迁的长河中，明代的地位毋宁说与文艺复兴时期之于欧洲没有几分相似。比如，哲学之心学浪潮，文学之复古运动，性灵思潮的流播，士人社会的高涨，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城市文化和商业经济的高度发展，以及戏曲之勃兴，小说之发达，享乐之前卫，观念之时新等等，足以构成明代历史无与伦比的一些方方面面；而刘基与卜伽丘，高启与

① 《关于转型期历史研究的思考》，《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7期。

② 《探测水下的冰山》（代序），《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第2页。

乔叟，吴承恩与拉伯雷，李贽与塞万提斯，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不仅生当大致同时，其思想和文学艺术创作也不无某些相通之处。恩格斯称赞文艺复兴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①事实上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后期也出现过与此相类似的一番时代景象，且其余波一直延续到清代前期。遗憾的是，生活在今天的人们，他们对于西方数百年前发生的文艺复兴的关注和了解，似已远胜于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数百年前发生的历史的关注和了解，他们的兴致和评价也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倾向。这种现象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自己历史的认识，自然也深刻地影响了包括中国明代在内的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的世界历史的真实状貌——“东边不亮西边亮”是无益于把握中西文明史之全豹的——人类历史的形态应该是一个圆，就像人类生活其上的地球的形貌一样。

按照历史应该是一种圆的形态的理解，人类文化在同一时空下的差异性并存即其共时态最值得关注，而不需要那种以高卑、优劣、是非而厚彼薄此的偏执或对立的心态，因为任何一种文化无不含其自身之高卑、优劣、是非于其中——圆没有两个互相对立的面，它的每一面绝非它的另一面之可替代，同时，圆的每一面无不自然向着它的另一面延伸——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文化观照的眼光，这种眼光不仅适应于看待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两种文化，也适应于看待本民族或国家不同时代的文化。

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几乎同时并存的中国明代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读《明史》，也可以读明代万历时期来到中国并在这个古老而神奇的国度生活近三十年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留下的《中国札记》，还可以读大量的明人别集、笔记、杂著，读后人记载明代和研究明代的历史、政治、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等领域的众多著作，但这样做对于个人知识结构需要而言或许已经绰绰有余，而对于一个民族更深刻地了解自己的过去则远远不够。所谓阅读，通常总是对“他者”的阅读，同时也总是对现成文本的阅读。虽说对一个逝去的时代的阅读始终是需要，但阅读文本必须不断刷新，这

^① 《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5页。

样才能确保历史在人们的阅读视野中不断翻新，同时使人们的认识领域得到扩展，理解层面得到拓深。因此，对明代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需要我们对它进行持久不懈的研究，在切实的研究中哪怕有一麟一爪的新发现，都将丰富和完善我们对于那个时代的真实理解，而所有麟麟爪爪的汇集则必然给我们一个鲜活逼真的整体性明代印象。

按照英国著名哲学家、史学家柯林武德的说法，凡是对人类过去的历史的研究，都不过是一种“心灵重行”或“思想重演”，^① 他的思想及方法对我们不乏有益的启示。研究明代，首先要求尽可能“回到”那个时代，以内在的介入性的视角，观察、体验、思考、评判它的一切有价值的情景和细节，而不是立足于当下时间的一种隔离状的遥望。当然，任何心灵的重行和思想的重演往往需要一种具体的凭借，就如同进入任何宏大的堂奥都不可缺少应有的门径。

文学研究也不例外。就性质而论，文学研究既可以说是一种学术活动，更应该说是一种心灵活动，因此其创获不仅是理论的，也必然是精神的。文学理论家曾将文学研究划分为“文学的内部研究”和“文学的外部研究”，^② 这种划分虽确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所谓“内部”、“外部”在具体的文学研究中恐怕往往不是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为用的，因为“外部研究”总是基于“内部研究”而存在，而“内部研究”则通常要借助“外部研究”方可获得它的具体阐释语境和意义维度，否则甚至一部最为杰出的文学作品都将失去其应有的无限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审美张力而变得枯萎干瘪。特别是当我们把文学研究看做一种包含研究者自我精神追寻的情感活动和思想活动时，不仅内、外之区分必然随之消失，而且古、今之界限也将被打破。

像柯林武德所说历史研究一样，文学研究也应重视心灵之“重行”和思想之“重演”。虽然从客观上讲，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文学研究，那种企图回到过去、回归历史的想法似乎等同于梦呓一般不可相信，但至少在两个方面仍有其可取之处：其一，研究需要沉潜于研究对象本身。释家云香象绝流，人而非象，绝流者非足，惟其沉潜，方可至底。而回归历史、心灵重行

① 《历史的观念》，第303页。

② 参看〔美〕勒内·韦勒克、〔美〕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第三部、第四部。

云云，实际上就是要求研究者做到深深“沉潜”于研究对象之中，出入其里，获取真知。这可以说是另外一种意义的真正的“内部研究”。其二，凡人文研究皆属精神研究，时有古今，精神未必分古今，元遗山有诗云：“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羲皇风韵可以存在于晋世，晋世之人可具羲皇之精神，往复交错，虽千万代而不能割断，这便是精神的存在方式及形态。就此而言，凡对古代人文领域诸方面的研究，皆在于发掘永恒不灭的古代精神，使古代的精神之流与现代的精神之流汇通交贯，并以之为滋养，使人类精神生生不息，代代不已。

根据以上的思路，我们大致确定本书研究的基本着眼点为：首先，本书虽然立足于文学与文学史研究，并把研究的主要范围定格在明代文人结社现象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关联性探求上，但本书研究的视野则着眼于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中西社会及思想文化的整体性观照的基本前提，重在从一个侧面显示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并存的中国明代社会的真实面貌，特别是思想文化及文学的生动场景。这种研究有益于再现世界文明史、文化史中曾经出现的三百年辉煌的另一个球面，即当时作为东方文明最具代表的中国明代文化。把比较视野引向古代，建构人类文化之“圆”的应有形态，将是我们研究古代中国一切领域的一种构想和期待。尽管本书在具体研究内容上丝毫不涉及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也不涉及欧洲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的思想、文化与文学，但这种视野仍然是需要的。其次，本书提倡“沉潜式”研究。通过“现象”的揭示，再现历史过程中真实存在的文化和文学情景，创设身临其境的感知空间。亦即将“心灵重行”和“思想重演”纳入明代文学研究，不囿于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之界限，为心灵与思想的重行、重演打通障碍，廓清道路。此外，本书目的不仅在于具体切实地完成论题本身的研究，而且在于从宏大视野中建立明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环节，借此通向与此相关的其他环节以及整个体系之中，同时作为一种基础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平台。

二、现象与问题

作为本书研究对象及基础的“明代文人结社现象”，是研究明代文学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清初以来先后对明代诗歌史作过文献和诗学的全面

梳理的钱谦益、朱彝尊、陈田等人，他们无不对文人结社现象给予了充分关注，这一点就是问题重要性的有力证实。《列朝诗集》、《明诗综》、《明诗纪事》，都具有“明代诗案”的性质，文人结社现象的被关注意味着文人结社与明代诗歌创作、明代诗派之演进有着密切关系。三家对于明代文人结社的载录甚为多见，据拙著《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统计，见于《列朝诗集小传》的有浙中诗社、北郭十子社、闽中十子社、南园诗社等四十余例，见于《静志居诗话》的有龙光社、浙西诗社、聚桂文会、南湖诗会等五十余例，见于《明诗纪事》的有朱多燧结社、朱多爚结社（即龙光社）、贝琼结社、续兰亭会、浙中诗社等近百例^①。尤其是，他们还把结社作为诗歌发展史上一种传统性的文学现象加以重视，如朱彝尊指出：“诗流结社，自宋、元以来，代有之。迨明庆、历间，白门再会，称极盛矣。”^②这无疑显示了结社史的观察视角，尽管他对于明代诗社的盛况并无具体描绘，因为他更关注的是晚明文社之兴。但若有心留意的话，事实上朱彝尊已对晚明士人社团与文学思潮关联性有过诸多思考。当然，略早于朱彝尊的钱谦益对于结社现象的观察点更值得我们瞩目，特别是他带了一种强烈的故国情结来叙说明诗、明诗人和明代诗文化，所以在《列朝诗集小传》涉及诗社时，也就被他视为一种风流不存、辉煌难再的故国兴盛景象加以绘声绘色的描述甚至情感上的渲染。或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特有的心态，钱谦益主要聚焦于集中留下过明代文人喜悦与悲戚的南都金陵的诗社现象。请看他对“金陵社集诸诗人”的一段描绘：

海宇承平，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谭者指为乐土。弘正之间，顾华玉、王钦佩，以文章立埤；陈大声、徐子仁，以词曲擅场。江山妍淑，士女清华，才俊翕集，风流弘长。嘉靖中年，朱子价、何元朗为寓公；金在衡、盛仲交为地主；皇甫子循、黄淳父之流为旅人；相与授简分题，征歌选胜。秦淮一曲，烟水竞其风华；桃叶诸姬，梅柳滋其妍翠。此金陵之初盛也。万历初年，陈宁乡芹，解组石城，卜居笛步，

① 《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第65—66页。

② 《静志居诗话》卷二一，第649页。

置驿邀宾，复修青溪之社。于是在衡、仲交，以旧老而莅盟；幼于、百穀，以胜流而至止。厥后轩车纷遽，唱和频频。虽词章未娴大雅，而盘游无已太康。此金陵之再盛也。其后二十余年，闽人曹学佺能始回翔棘寺，游宴冶城，宾朋过从，名胜延眺；缙绅则臧晋叔、陈德远为眉目，布衣则吴非熊、吴允兆、柳陈父、盛太古为领袖。台城怀古，爰为凭吊之篇；新亭送客，亦有伤离之作。笔墨横飞，篇帙腾涌。此金陵之极盛也。戊子中秋，余以银珰隙日，采诗旧京，得《金陵社集诗》一篇，盖曹氏门客所撰集也。^①

在此，钱谦益所提供的绝非仅仅是金陵诗社的一段文献资料而已，还启示我们研究明代诗社、明代文学乃至各时期文学史的一种思路，即每一时代的文学除其具体的文学作品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这便是文学风尚；风尚不同，文学之兴衰不一样，作品之风格也有差异。文人结社在明代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风尚，特别与城市文化相融合，体现了对明代诗歌和明代文学深刻的影响。

除钱、朱、陈三家，明清以来至近代对明代文人结社的记载和论述还大量见于各类文献，包括文人别集、史乘、笔记、地方志等，较为系统的研究整理则始于上世纪中期郭绍虞先生的《明代文人结社年表》、《明代的文人集团》。前文发于1947年《东南日报·文史》第55、56期，是因“写《明代的文人集团》一文”之故，而“据其年月可考者作为此表，藉窥一时文人活动之迹”^②；后文发于1948年《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上）》，考证出明代文人结社达176例，并按两个阶段三个时期作了门类的区分和性质的辨析。虽然，在此之前，研究明代文人结社的论文或专著已有朱倓《明季杭州读书社考》（1929）、《明季南应社考》（1930）、《明季桐城中江社考》（1930）、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1931）、陆树楠《三百年来苏省结社运动史考》（1935）、陈楚豪《两浙结社考》（1935）等，但这些

① 《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第463页。按，《金陵社集诗》收“一十六人三十二首”，人为柳应芳、王嗣经、张起正蒙、陈仲濬、吴文潜、程汉、姚旅、臧懋循、王野、吴兆、梅蕃祚、陈邦瞻、曹学佺、胡潜、程可中、潘之恒，诗见于《列朝诗集》第八册，第4629—4640页。

② 《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第498页。

研究或只是考察某一社团个案，或仅仅涉及某一特定时段，或限于某一具体地域，都可以说是局部的研究，而非对明代文人结社的全面梳理和探讨，全面梳理和探讨是从郭绍虞先生上述两文才开始的。而郭文的可贵，又不仅仅在于全局研究的广阔视角，更在于将明代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以及文学批评风气的演变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理论思路，作者反复将明代文人结社与其《中国文学批评史》结合而论，例如在《明代文人的集团》指出：

我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中又说：“正因明代学风偏于文艺的缘故，于是‘空疏不学’四字，又成为一般人加于明代文人的评语。由于空疏不学，于是人无定见，易为时风众势所左右。任何领袖主持文坛，都足以号召群众，使为其羽翼；待到风会迁移，而攻讦交加，又往往集矢于一二领袖。所以一部明代文学史殆全是文人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历史。”为此关系，所以出奴入主，门户各立，主张互异，又形成了明代文坛空前的热闹。盖他们只在文艺上讨生活，于是也只能在文学批评上立坛坫。^①

可见，在郭绍虞先生而言，对明代文人结社的研究是他明代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有益拓展，同时，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深化了他的明代文人结社研究，二者密不可分。在明代文学而言，则无论文人之生活与生存的方式，文学之创作与批评的风气，无不关乎结社现象既广且深。所以，尽管处于对明代文人结社作整体研究的初期，无论在考证之全面、精审，还是在论述之系统、深入，都不免略显不足，但《明代文人结社年表》、《明代的文人集团》的开拓意义至今仍不可否定。

随着研究的继续展开，明代文人结社现象日渐凸显。拙著《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考证，明代文人结社的情况远远超出郭绍虞先生当初研究的结果，其总数在三百例以上，同时有关文献出处亦被一一列出^②。书中专撰《明代文人结社概说》一章，就其“分期与演变”、“特点与类别”、“渊

① 《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第527—528页。

② 《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第17页、第65—68页。

源与背景”等问题作了考察和论述，认为：“明代文人结社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构成了一种令人瞩目的文化奇观。综观明代文学史、思想史乃至政治史，可谓无不受到文人结社风气的深刻影响。”^①拙著选取明末清初的特有阶段就文人结社现象与社会思潮、文学流变的关系进行了重点探讨，而就明代文人结社的整体性研究则未作落实。

这种情况到本书的研究才有了一个阶段性的突破。经本书下编《明代文人结社编年辑考》的考证、梳理，明代文人结社的个案（含元末）上升到680余例，这一数据比郭绍虞先生《明代的文人集团》考证的结果多出500例，比拙著《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考证的结果也多出一倍以上。明代文人结社的分期情况是：元末至洪武、建文33例，永乐至天顺44例，成化至正德99例，嘉靖87例，隆庆、万历224例，泰昌至崇祯198例。从这里可以看出，单是隆庆、万历五十几年间的文人结社情况就远远超过郭绍虞先生考证的明代文人集团的总数，就是泰昌至崇祯二十几年的文人结社数目也比郭绍虞的176例多得多。而且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考证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明代文人结社在数量上还将有增无减。因此，明代特别是明中后期文人结社的兴盛情况完全超乎人们的想象，过去研究所揭示的面貌的确不过是它的冰山一角而已。考证的突破使我们对问题的判断获得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更为充分的事实，崭新的研究平台也由此搭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明代文人结社现象，审视明代文人的社会生活方式、精神世界和人生情趣以及他们的思想、文化和文学的生存方式，同时需要重新审视明代文学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诸多问题，甚至对明代究竟是怎样的时代也有理由予以新的拷问，并给出不同于旧有说法的新答案。

为此，我们理应对明代文人结社现象引发更深层的讨论，提出更广泛的思考。为便于问题的展开，我们不妨就“明代文人结社现象”作几种语词上的内在分解，从而引出问题切入的一些方式，区分问题探求的若干层面：

其一，“明代文人结社的现象”。作此分解在于体现一种基本的思路，即把“明代文人结社”当作一种“现象”来加以探讨。对于明代文人结社的研究，主要可以归于两种，即作为事实与作为现象的研究，作为事实的研

^① 《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第17页。